

【文白对照·插图本】

聊齋志異

第二卷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宮癭

今日塵沙足
濟貧昔年金
玉等沙塵平
原好客成虛
話毛遂
應推第一
人



宫梦弼

柳芳华，保定人，财雄一乡，慷慨好客，座上常百人。急人之急，千金不靳。宾友假贷常不还。惟一客宫梦弼，陕人，生平无所乞请。每至，辄经岁。词旨清酒，柳与寝处时最多。柳子名和，时总角，叔之。宫亦喜与和戏。每和自塾归，辄与发贴地砖，埋石子伪作埋金为笑。屋五架，掘藏几遍。众笑其行稚，而和独悦爱之，尤较诸客昵。后十余年，家渐虚，不能供多客之求，于是客渐稀；然十数人彻宵谈宴，犹是常也。年既暮，日益落，尚割亩得直，以备鸡黍。和亦挥霍，学父结小友，柳不之禁。无何，柳病卒，至无以治凶具。宫乃自出囊金，为柳经纪。和益德之。事无大小，悉委宫叔。宫时自外人，必袖瓦砾，至室则抛掷暗陬，更不解其何意。和每对宫忧贫。宫曰：『子不知作苦之难。无论无金，即授汝千金，可立尽也。男子患不自立，何患贫？』一日，辞欲归。和泣嘱速返，宫诺之，遂去。和贫不自给，典质渐空。日望宫至，以为经理，而宫灭迹匿影，去如黄鹤矣。先是，柳生时，为和论亲于无极黄氏，素封也。后闻柳贫，阴有悔心。柳卒，讣告之，即亦不吊；犹以道远曲原之。和服除，母遣自诣岳所，定婚期，冀黄怜悯。比至，黄闻其衣履穿敝，斥门者不纳。寄语云：『归谋百金，可复来；不然，请自此绝。』和闻言痛哭。对门刘媪，怜而进之食，赠钱三百，慰令归。母亦哀愤无策。因念旧客负欠者十常八九，俾择富贵者求助焉。和曰：『昔之交我者，为我财耳。使儿驱马高车，假千金，亦即匪难；如此景象，谁犹念曩恩、忆故好耶？且父与人金资，曾无契保，责负亦难凭也。』母固强之。和从教。凡二十余日，不能致一文；惟仇人李四，旧受恩恤，闻其事，义赠一金。母子痛哭，自此绝望矣。黄女年已及笄，闻父绝和，窃不直之。黄欲女别适。女泣曰：『柳郎非生而贫者也。使富倍他日，岂仇我者所能夺乎？今贫而弃之，不仁！』黄不悦，曲喻百端，女终不摇。翁姬并怒，旦夕唾骂之，女亦安焉。无何，夜遭寇劫，黄夫妇炮烙几死，家中席卷一空。荏苒三载，家益零替。有西贾闻女美，愿以五十金致聘。黄利而许之，将强夺其志。女察知其谋，毁装涂面，乘夜遁去，丐食于途。阅两月，始达保定，访和居址，直造其家。母以为乞人妇，故咄之。女呜咽自陈。母把手泣曰：『儿何形骸至此耶！』女又惨然而告以故。母子俱哭。便为盥沐，颜色光泽，眉目焕映。母子俱喜。然家三口，日仅一啖。母泣曰：『吾母子固应尔；所怜者，负吾贤妇！』女笑慰之曰：『新妇在乞人中，稔其况味，今日视之，觉有天堂地狱之别。』母为解颐。女一日入闲舍中，见断草丛丛，无隙地；渐入内室，尘埃积中，暗陬有物堆积，蹴之迁足，拾视皆朱提。惊走告和。和同往验视，则宫往日所抛瓦砾，尽为白金。因念儿时常与瘞石室中，得毋皆金？而故地已典于东家。急赍归。断砖残缺，所藏石子俨然露

焉，颇觉失望，乃发他砖，则灿灿皆白镪也。顷刻间，数巨万矣。由是贖田产，市奴仆，门庭华好过昔日。因自奋曰：『若不自立，负我官叔！』刻志下帷，三年中乡选。乃躬赍白金往酬刘媪。鲜衣射目，仆十余辈，皆骑怒马如龙。媪仅一屋，和便坐榻上。人哗马腾，充溢里巷。黄翁自女失亡，西贾逼退聘财，业已耗去殆半，售居宅，始得偿。以故困窘如和曩日。闻旧婿烜耀，闭户自伤而已。媪沽酒备饌款和，因述女贤，且惜女遁。问和娶否？和曰：『娶矣。』食已，强媪往视新妇，载与俱归。至家，女华妆出，群婢簇拥若仙。相见大骇，遂叙往旧，殷问父母起居。居数日，款洽优厚，制好衣，上下一新，始送令返。媪诣黄许报女耗，兼致存问。夫妇大惊。媪劝往投女，黄有难色。既而冻馁难堪，不得已如保定。既到门，见用閤峻丽，阖人怒目张，终日不得通。一妇人出，黄温色卑词，告以姓氏，求暗达女知。少间，妇出，导入耳舍。曰：『娘子极欲一覲，然恐郎君知，尚候隙也。翁几时来此？得毋饥否？』黄因诉所苦。妇人以酒一盛、饌二簋，出置黄前。又赠五金，曰：『郎君宴房中，娘子恐不得来。明旦，宜早去，勿为郎闻。』黄诺之。早起趣装，则管钥未启，止于门中，坐袱囊以待。忽哗主人出。黄将敛避，和已睹之，怪问谁何，家人悉无以应。和怒曰：『是必奸宄！可执赴有司。』众应声出，短绠绷系树间。黄惭愧不知置词。未几，昨夕妇出，跪曰：『是某舅氏。以前夕来晚，故未告主人。』和命释缚。妇送出门，曰：『忘嘱门者，遂致参差。娘子言：相思时，可使老夫人伪为卖花者，同刘媪来。』黄诺，归述于姬。姬念女若渴，以告刘媪，媪果与俱至和家。凡启十余关，始达女所。女着帔顶髻，珠翠绮紈，散香气扑人；嚶吟一声，大小婢媪，奔入满侧，移金椅床，置双夹膝。慧婢瀹茗，各以隐语道寒暄，相视泪荧。至晚，除室安二媪；茵褥温软，并昔年富时所未经。居三五日，女意殷渥。媪辄引空处，泣白前非。女曰：『我子母有何过不忘；但郎忿不解，防他闻也。』每和至，便走匿。一日，方促膝坐，和遽入，见之，怒诟曰：『何物村姬，敢引身与娘子接坐！宜撮鬓毛令尽！』刘媪急进曰：『此老身瓜葛，王嫂卖花者，幸勿罪责。』和乃上手谢过。即坐曰：『姥来数日，我大忙，未得展叙。黄家老畜产尚在否？』笑云：『都佳。但是贫不可过。官人大富贵，何不一念翁婿情也？』和击桌曰：『曩年非姥怜赐一瓯粥，更何得旋乡土！今欲得而寝处之，何念焉！』言致忿际，辄顿足起骂。女悲曰：『彼即不仁，是我父母。我迢迢远来，手皴瘃，足趾皆穿，亦自谓无负郎君，何乃对子骂父，使人难堪？』和始敛怒，起身去。黄姬愧丧无色，辞欲归。女以二十金私付之。既归，旷绝音问，女深以为念。和乃遣人招之。夫妻至，惭怍无以自容。和谢曰：『旧岁辱临，又不明告，遂使开罪良多。』黄但唯唯。和为更易衣履。留月余，黄心终不自安，数告归。和遗白金百两曰：『西贾五十金，我今倍之。』黄汗颜受之。和以舆马

送还，暮岁称小丰焉。

异史氏曰：「雍门泣后，朱履杳然，令人愤气杜门，不欲复交一客。然良朋葬骨，化石成金，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。闺中人坐享高奉，俨然如嫔嬙，非贞异如黄卿，孰克当此而无愧者乎？造物之不安降福泽也如是。」

乡有富者，居积取盈，搜算人骨。窖镪数百，惟恐人知，故衣败絮，啖糖秕以示贫。亲友偶来，亦曾无作鸡黍之事。或言其家不贫，便瞋目作怒，其仇如不共戴天。暮年，日餐榆屑一升，臂上皮摺垂一寸长，而所窖终不肯发。后渐尪羸。濒死，两子环问之，犹未遽告，迨觉果危急，欲告子，子至，已舌蹇不能声，惟爬抓心头，呵呵而已。死后，子孙不能具棺木，遂藁葬焉。呜呼！若窖金而以为富，则大帑数千万，何不可指为我有哉？愚已！

【译文】

柳芳华，保定人。财富冠于一乡，平日慷慨好客，家里经常有百八十个客人。急人之急的时候，就是千金也在所不惜。朋友向他借钱，是经常不还的。只有一个名叫宫梦弼的客人，是陕西人，从来没有有什么乞求。每次来到柳家，一住就是一年。他言词清晰，性格潇洒，柳芳华和他相处的时间最多。

柳芳华的儿子叫柳和，当时是个孩子，管宫梦弼叫叔叔。宫梦弼也喜欢和柳和一起玩。柳和每天从学馆里回来，就和宫梦弼一起挖起铺在地上的砖块，假装埋金子，往里埋石子来取笑。房子五所，几乎挖埋遍了。大家都讥笑他的行为幼稚，唯独柳和喜欢他，比其他客人更亲昵。

十多年以后，柳家家业逐渐空虚了，供不起许多客人的要求，于是客人就逐渐稀少了；但是十几个人通宵喝酒谈天，还是常事。到了晚年，家境越来越衰落，还出卖土地，得到一些钱，用它来准备饭菜，招待客人。柳和也挥霍，学他的父亲，结交一些小朋友，柳芳华也不禁止他。

不久，柳芳华病死，家里竟至无钱置办葬具。宫梦弼自己掏腰包，给柳芳华办了葬礼。柳和更加感激他，不论大事小情，统统委托宫叔叔办理。宫梦弼有时从外面回来，袖筒里一定装着砖头瓦块，进屋就扔到黑暗的角落里，谁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柳和时常对着他忧虑家业的贫穷。他说：「你还不知劳动创业的艰难，不要说没有钱，就是给你千金，你也能立刻发花光。男子汉愁的是不能自立，何必愁穷呢？」一天，他要告辞回家。柳和流着眼泪嘱咐他快回来，他点头应了一声，就走了。

柳和穷得不能自给，就典当物品过日子，物品也越来越空了。天天盼望宫梦弼回来，以便给他治理家业，宫梦弼却形消影匿，竟然一去不复返了。

从前，柳芳华活着的时候，给柳和订下一门婚事，是吴极县一户姓黄的，是个土财主。姓黄的后来听说柳家穷了，就背地里有了悔婚的打算。柳芳华去世的时候，向他发了讣告，他也没来吊唁，柳家还以道远为理由，委曲求全地原谅了他。柳和脱去孝服以后，母亲打发他亲自去岳父家，定下结婚的日期，希望得到黄家的怜悯和照顾。等到柳和到了吴极县，姓黄的听说他穿的衣服鞋子很破，就指示看门的人，不放他进去。并且转告他说：『回去谋划百金，还可以再来；不然的话，请从此断绝关系。』

柳和听到这话，痛哭流涕。对门有个刘老太太，可怜他，把他请到家里，让他饱餐一顿，送给他三百钱，安慰他，叫他回家。他到家以后，母亲也很悲痛、气愤，但却没有办法。她由此想起从前的客人，十个里面常有八九个欠有柳家的债，就让儿子选择一些富贵人家，前去求助。柳和说：『从前和我们交好，是为了贪图我们的钱财罢了。假使儿子坐着驷马高车，就是求借千金，马上拿到也不是难的；现在穷到这个样子，谁还思念从前的恩情，记得从前的交情呢？而且父亲把钱借给人家，没有立过契约，也没有中保，负债也没有凭据。』母亲固执地要他去，他只好奉命。出去讨了二十多天，一文钱也没拿到；只有艺人李四，从前受过恩恤，听到他家的情况，很义气地赠送了一金。母子二人痛哭一场，从此就绝望了。

黄家的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，听说父亲拒绝了柳和，私下认为很不公正。姓黄的想把女儿嫁给别人。女儿哭着说：『柳郎并不是天生的穷人。假使他的财富比从前多几倍，难道要娶我的人能够夺去吗？现在因为贫穷而抛弃他，那是不仁！』姓黄的心里不痛快，拐弯抹角地百般训导，女儿始终没有动摇。老头儿老太太都火儿了，早晚都唾她骂她，女儿也安然承受。不久，家里遭到强盗的抢劫，黄家夫妇几乎被烙死，家中的财物被席卷一空。时光又慢慢地过去了三年，家境更加衰败了。有个姓西的商人，听说黄家的女儿很漂亮，愿意拿出五十金作聘礼。姓黄的贪图钱就答应了，要强夺女儿的意志。

女儿察觉了他们的谋划，就毁坏了衣装，涂抹了面容，乘着黑夜逃出家门，在路上讨饭。经历了两个月，才到达保定，打听听到柳和的住址，就直接到了柳家。柳和母亲以为是个要饭的女人，所以就大声呵叱她。她抽抽噎噎地讲出了自己的身份。母亲拉着她的手，流着眼泪说：『我的孩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！』她又悲痛地把逃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。母子二人听后，

都放声痛哭。母亲就打水给她梳洗。她梳洗完了，容光四射，眉目焕然一新。母子二人都很高兴。但是一家三口人，一天仅吃一顿饭。母亲流着眼泪说：『我母子二人固然应该这样，我所心疼的，是亏负了我的贤良的媳妇！』她笑着安慰婆婆说：『新妇当过花子讨过饭，很熟悉讨饭的境况和滋味，今天回过头去看看，感到有天堂和地狱的区别。』母亲听到这话就笑了。

一天，她进了一所空闲的房子，看见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杂草，没有空着的地方，慢慢走进内室，只见屋里积满了灰尘，在黑暗的墙角上堆着一些东西，踢一踢，感到很硌脚，拣起来一看，都是质地很好的白银。她很惊讶地跑去告诉柳和。柳和同他一起去查看，原来宫梦弼从前抛扔的砖头瓦块，全都变成了银子。因而想起儿童时代，常和宫叔在屋子里埋石子，是不是都是银子呢？但是那个宅子已经典给了东家。他急忙赎了回来。在地砖断裂残缺的地方，所藏的石子明显地露在外面，他感到很失望；等到挖开别的地砖，则银光灿灿，全都是白银。顷刻之间，他的财富达到巨万了。从此他就赎回过去的田产，购买奴仆，门庭的繁华，超过了从前。因而兴奋地说：『我若不能自立，就辜负我的宫叔了！』当即下了决心，帷下苦读，三年便考中了举人。于是就亲自带着赏银，到无极县去酬谢姓刘的老太太。

他穿着鲜艳的服装，光彩夺目；十几名仆人，都骑着蛟龙似的骏马。老太太只有一间房子，柳和就坐在床上。人声喧哗，骏马腾跳，挤满了狭窄的小巷。姓黄的老头儿，自从女儿逃走以后，姓西的商人逼他退还聘礼，他差不多已经消耗掉一半，卖掉了住宅，才还上人家的五十金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穷困窘迫，和柳和从前的日子一样。现在听说从前的女婿很显赫，他只能关上房门，自伤自叹而已。

姓刘的老太太，买酒备菜款待柳和，便说起黄家的女儿很贤惠，并且痛惜那个姑娘逃走了。她问柳和娶了妻子没有。柳和说：『娶了。』吃完饭，他强拉硬拽，让老太太去看看他的新娘子，不用车子拉着，一道往回走。到了家，妻子盛装出来迎接，被一群丫鬟使女簇拥着，好像一位仙女。见面以后大吃一惊，就叙谈以往的一些事情，妻子殷切地询问父母的日常生活。老太太住了几天，主人款待她很优厚，给他缝制好衣服，换得上下一新，才叫人送她回去。

刘老太太到家以后，就去黄家报告女儿的消息，并转达女儿的问候。老两口大吃一惊。刘老太太劝他们去投靠女儿，姓黄的现出为难的样子。以后由于冻饿难忍，迫不得已才去保定。到了女婿门前，看见门楼高耸，威严壮丽，守门人瞪着眼睛看着他，等了一天也不给通报。

从门里出来一个妇人，姓黄的就和颜悦色地用低三下四的语言，说了自己的姓名，请她偷偷地转达给女儿。妇人进去一会儿，又出了大门，把他领进一间耳房，说：『娘子很想见你一面；但是害怕郎君知道，还需要等待时机。你老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不是饿了？』姓黄的陈述了自己的困苦。妇人拿来一壶酒，两盘菜，放在他的面前。又赠送五金，说：『郎君正在家里宴请客人，娘子恐怕不能来了。明天早晨，你应该早早离开这里，不要被郎君听到风声。』姓黄的点头称是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地起来，匆匆忙忙地打起包裹准备走，但是大门上的锁头还没有打开，就停在门洞里，坐在包裹上等待开门。忽然听到一阵喧哗，说是主人出来了。他刚要拿起包裹躲起来，柳和已经看见了，就责问他是什么人，家人全都无法回答。柳和怒冲冲地说：『一定是个违法作乱的家伙！应该抓起来，押送到有关的衙门去。』一群仆人应声而出，用汲水桶上的一段短绳把他捆到树上。姓黄的很惭愧，又很畏惧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过了不一会儿，昨晚那个妇人跑了出来，跪在主人面前说：『他是我舅舅。因为昨夜来晚了，所以没有告诉主人。』柳和叫人给他解开了绳子。

妇人把他送出门外，说：『我忘了嘱咐守门人，因此出了差错。娘子传言：想念的时候，可以叫老夫人装作卖花的，同刘老太太一道来。』他应诺了，回家告诉了老伴儿。老伴儿想念女儿，想得如饥似渴，就去央告刘老太太，刘老太太真就和她一起到了柳家。开了十几道门，才到达女儿的绣房。女儿肩上披着披巾，头上顶着发髻，满头珠翠，一身罗纱，散发着扑鼻的香气；一声吩咐，大大小小的丫鬟仆妇，跑来围满身边，搬来金交椅，安放一对夹膝。聪明伶俐的小丫鬟沏茶倒水；各个都用暗语问暖问寒，互相看着望着，泪水荧荧。到了晚上，打扫一间房子安顿两个老太太；被子褥子温暖而又柔软，都是她当年有钱的时候没有享受过的。

住了三五天，女儿的心意很诚恳。母亲就把她领到没人的地方，流着眼泪，检讨从前的过错。女儿说：『我们母女有什么过错不能忘记呢？只是郎君的气没有消除，提防他知道就行了。』每当柳和回来的时候，她就走开躲起来。一天，她们正在促膝谈心，柳和突然走进来，看见这个情景，怒气冲冲地骂道：『乡下的老太太，是个什么东西，敢伸着脖子，歪着身子和娘子坐在一起！应该叫人把你的鬓毛全部薅下去！』

刘老太太忙说：『她是我的亲戚，卖花的王嫂，希望你不要责怪。』柳和才把她让到上首，向她谢罪。随着坐下来，说：『姥姥来了几天，我很忙，没有能够谈谈家常。黄家的老畜生还活着吗？』刘老太太笑笑说：『他们都很好。只是穷得没法过日

子。官人大富大贵了，怎不思念翁婿的情谊呢？」柳和拍着桌子说：「当年不是姥姥可怜我，赏我一碗粥喝，我又怎能回到故乡！现在我想要吃他们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还有什么想念的！」说到气愤的时候，竟然踩着脚骂起来。媳妇怨恨地说：「他们就是不仁，也是我的生身父母。我千里迢迢地投奔你，两只手皴裂了，脚趾也都磨穿了，我自己认为没有辜负郎君的地方；你怎能对子骂父，令人难堪呢？」柳和这才收起怒容，站起来走了。

黄老太太很惭愧，感到灰心失望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就向女儿告辞，要往回走。女儿私下送给她二十金。回到家以后，再也没有音信，女儿情深意切地想念。柳和就派人把他们请来。老两口到了女婿家里，羞得无地自容。柳和向他们道歉说：「去年屈驾光临，又不公开告诉我，竟然使我有许多冒犯得罪的地方。」黄老头儿只是唯唯诺诺地应付着。柳和给他们更换了衣服鞋帽。留下住了一个多月，黄老头儿心里始终不安，一次又一次地要告辞回家。柳和赠送一百两银子，说：「姓西的商人给你五十金，我今天给你加上一倍。」黄老头儿满脸流汗地接了过去。柳和用车子把他们送回去，他们晚年家道也就小康了。

异史氏说：「雍门周使孟赏君流泪以后，春申君穿着珠鞋的上等客人也已无踪，人去势去，令人气愤得关上大门，不想再去结交一个客人。但是有宫梦弼这样的朋友给殡葬尸骨，把石头变成银子，不能说不是慷慨好客的报应。妻子坐享优越的奉养，宛然像个嫔妃，不是坚贞异常的黄家女儿，谁能当此不愧呢？老天爷就是这样不胡乱给人幸福。」

乡下有一个富翁，囤积居奇，谋取高利，搜刮钱财算到骨头里。窖里藏着几百两银子，惟恐别人知道，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吃糖咽秕，表示他很穷。亲友偶尔到他家串门，从来没招待过吃喝。有人说他家境不穷，他就瞪着眼睛发火，那种仇恨的样子似乎不共戴天。到了晚年，每天吃一升榆树叶的末子，胳膊上的皮褶子垂挂一寸来长，而窖里埋藏的银子，始终不肯挖出来。后来就一天比一天瘦弱。临近死亡的时候，两个儿子围在身边问他银子埋在什么地方，他还是没有马上告诉儿子；等到觉得真正到了危急的时候，想要告诉儿子，儿子来到跟前的时候，已经舌头僵硬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抓挠着心口窝，发出呵呵的声音而已。他死了以后，子孙买不起棺材，就用芦席卷巴卷巴埋葬了。唉！假若认为窖里藏着金银就是财富的话，那么国库里储藏的成千上万的金银，怎不可以指定为我所有呢？愚蠢哪！

犬 灯

韩光禄大千之仆，夜宿厦间，见楼上有灯，如明星。未几，荧荧飘落，及地化为犬。睨之，转舍后去。急起，潜尾之，入园

中，化为女子。心知其狐，还卧故所。俄，女子自后来，仆阳寐以观其变。女俯而撼之。仆伪作醒状，问其为谁。女不答。仆曰：『楼上灯光，非子也耶？』女曰：『既知之，何问焉？』遂共宿之。昼别宵会，以为常。主人知之，使二人夹仆卧；二人既醒，则身卧床下，亦不知堕自何时。主人益怒，谓仆曰：『来时，当捉之来；不然，则有鞭楚！』仆不敢言，诺而退。因念：捉之难，不捉惧罪。展转无策。忽忆女子一小红衫，密着其体，未肯暂脱，必其要害，执此可以胁之。夜分，女至，问：『主人嘱汝捉我乎？』曰：『良有之。但我两人情好，何肯此为？』及寝，阴掬其衫。女急蹄，力脱而去。从此遂绝。后仆自他方归，遥见女子坐道周；至前，则举袖障面。仆下骑，呼曰：『何作此态？』女乃起，握手曰：『我谓子已忘旧好矣。既恋恋有故人意，情尚可原。前事出于主命，亦不汝怪也。但缘分已尽，今设小酌，请人为别。』时秋初，高粱正茂。女携与俱入，则中有巨第。系马而入，厅堂中酒肴已列。甫坐，群婢行炙。日将暮，仆有事，欲覆主命，遂别。既出，则依然田陇耳。

【译文】

光禄署丞韩大千的仆人，晚间在大屋子里睡觉，看见楼上有一盏灯火，好像一颗明星。过了一会，闪着微弱的荧光，飘飘摇摇地落下来，落到地上就变成一条狗。他斜着眼睛瞄着，看见那条狗转到房后去了。他急忙爬起来，偷偷地跟在后边，看见它进到花园里，就变成一个女子。他心里知道她是一个狐狸，又退回来躺在原先的地方。

不一会儿，那个女子从房后走出来，仆人就假装睡觉，观察她的动向。女子来到床前，俯身摇撼他。仆人假装被她推醒的样子，问她是谁。女子不回答。仆人问她：『楼上的灯光，不是你吗？』女子说：『既然知道是我，何必相问呢？』于是就留下来睡在一起。白天分别，晚间相会，天天这样，习以为常。主人发觉以后，打发两个人夹着仆人睡觉；那两个人睡醒以后，看见自己睡在床下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的。主人更火儿了，对仆人说：『她来的时候，应该给我抓来；不然的话，我要用鞭子抽你！』仆人不敢吱声，答应一声就退出来了。心想：抓她吧，很困难；不抓吧，又害怕受到处罚。翻来覆去也想不出办法。忽然想起女子穿着一件小红衫，紧紧地贴在身上，总也不肯脱下来，一定是她的要害，抓住小红衫就可以威胁她。

睡到半夜，那个女子来了，问他：『主人吩咐你捉住我吗？』仆人说：『的确有这个吩咐。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深，我怎肯抓你呢？』躺下以后，他就偷偷地抓住了她的小红衫。女子急促地叫了一声，极力挣脱逃走了。从此就断绝了来往。

后来，仆人从别的地方回来，远远望见那个女子坐在道旁；来到跟前，她就举起袖子遮着脸。仆人跳下坐骑，招呼她说：

『为什么作出这样一副样子呢？』女子这才站起来，握着他的手说：『我以为你已经忘掉从前的恩爱了。既然恋恋不舍，仍有故人的情义，还可以原谅你。过去的事情出于主人的命令，也不能怪你。但是我们的缘分已经到头了，今天准备一点小吃喝，请你进去饯别。』当时是初秋季节，正是高粱茂盛的时候。女子领他一道进了高粱地，看见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宅子。把马拴在门外，进了大门，厅堂上已经摆好了酒菜。刚坐下，一群丫鬟就来敬酒添菜。喝到将近黄昏，仆人有事，要去回复主人的命令，就告别了，出来以后，仍然是一片庄稼地而已。

番僧

释体空言：『在青州，见二番僧，像貌奇古，耳缀双环，被黄布，须发髻如。自言从西域来。闻太守重佛，谒之。太守遣二隶，送诣丛林。和尚灵饬，不甚礼之。执事者见其人异，私款之，止宿焉。或问：「西域多异人，罗汉得毋有奇术否？」其一赧然笑，出手于袖，掌中托小塔，高裁盈尺，玲珑可爱。壁上最高处，有小龕，僧掷塔其中，矗然端立，无少偏倚。视塔上有舍利放光，照耀一室。少间，以手招之，仍落掌中。其一僧乃袒臂，伸左肱，长可六七尺，而右肱缩无有矣；转伸右肱，亦如左状。』

【译文】

释体空说：『我在青州的时候，看见两个外国和尚，相貌稀奇古怪；耳朵上带着两个耳环，身上披着黄布，须发全都蜷曲着。他们自己说是从西域来的。听说太守敬重佛教，所以前来拜见太守。太守打发两个衙役，把他们送到和尚聚集的大庙里。庙里的和尚叫他们执鞭拉马，对他们不怎么尊敬。服侍人员看他们很奇特，就私下款待他们，和他们住在一起。有人询问他们：『西域有很多奇人，二位罗汉是不是也有奇术呢？』其中一个和尚，咧嘴一笑，从袖子里伸出一只手，手心托着一个小塔，才有一尺多高，小巧玲珑，十分可爱。墙壁上最高的地方有个小佛龕。和尚一扬手，就把小塔扔进佛龕里，不偏不歪，端端正正立在佛龕里。看见塔上有舍利子在放光，照得满屋通亮。过了一会，和尚向小塔招招手，小塔仍然落在掌心。另一个和尚穿着袈裟，露出一支胳膊。他伸出左胳膊，约有六七尺长，右胳膊却缩得无影无踪了；转而伸出右胳膊，左胳膊也缩得无影无踪了。』

狐妾

莱芜刘洞九，官汾州。独坐署中，闻亭外笑语渐近。入室，则四女子：一四十许，二可三十，一二十四五已来，末后一垂髻

者。并立几前，相视而笑。刘固知官署多狐，置不顾。少间，垂髻者出一红巾，戏抛面上。刘拾掷窗间，仍不顾。四女一笑而去。一日，年长者来，谓刘曰：『舍妹与君有缘，愿无弃葑菲。』刘漫应之。女遂去。俄偕一婢，拥垂髻儿来，俾与刘并肩坐。曰：『一对好凤侣，今夜谐花烛。勉事刘郎，我去矣。』刘谛视，光艳地侍，遂与燕好。诘其行踪，女曰：『妾固非人，而实人也。妾，前官之女，蛊于狐，奄忽以死，窆园内。众狐以术生我，遂飘然若狐。』刘因以手探尻际。女觉之，笑曰：『君将无谓狐有尾



狐妻

刀砧夢裏走廚
叔膝似當年結
秀無一領羊裘
原細事丈人生
性諱言狐

耶？『转身云：『请试打之。』自此，遂留不去。每行坐，与小婢俱。家人俱尊以小君礼。婢媼参谒，赏赉甚丰。值刘寿辰，宾客烦多，共三十余筵，须庖人甚众；先期牒拘，仅一二到者。刘不胜悲。女知之，便言：『勿忧。庖人既不足用，不如并其来者遣之。妾固短于才，然三十席亦不难办。』刘喜，命以鱼肉姜椒，悉移内署。家中人但闻刀砧声，繁不绝。门内设几，行炙者置枱其上；转视，则肴俎已满。托去复来，十余人络绎于道，取之不竭。末后，行炙人来索汤饼。内言曰：『主人未尝预嘱，咄嗟何以办？』既而曰：『无已，其假之。』少顷，呼取汤饼。视之，三十余碗，蒸腾几上。客既去，乃谓刘曰：『可出金资，偿某家汤饼。』刘使人将直去。则其家失汤饼，方共惊异；使至，疑始解。一夕，夜酌，偶思山东苦烩。女请取之。遂出门去，移时返曰：『门外一罍，可供数日饮。』刘视之，果得酒，真家中瓮头春也。越数日，夫人遣二仆如汾。途中一仆曰：『闻狐夫人犒赏优厚，此去得赏金，可买一裘。』女在署已知之，向刘曰：『家中人将至。可恨伶奴无礼，必报之。』仆甫入城，头大痛，至署，抱首号呼。共拟进医药。刘笑曰：『勿须疗，时至当自瘥。』众疑其获罪小君。仆自思：初来未解装，罪何由得？无所告诉，漫膝行而哀之。帘中语曰：『尔谓夫人，则亦已耳，何谓狐也？』仆乃悟，叩不已。又曰：『既欲得裘，何得复无礼？』已而曰：『汝愈矣。』言已，仆病若失。仆拜欲出，忽自帘中掷一裹出，曰：『此一羔羊裘也，可将去。』仆解视，得五金。刘问家中消息，仆言都无事，惟夜失藏酒一罍。稽其时日，即取酒夜也。群憚其神，呼之『圣仙』。刘为绘小像。时张道一为提学使，闻其异，以桑梓谊诣刘，欲乞一面。女拒之。刘示以像，张强携而去。归悬座右，朝夕祝之云：『以卿丽质，何之不可？乃托身于鬻鬻之老！下官殊不恶于洞九，何不一惠顾？』女在署，忽谓刘曰：『张公无礼，当小惩之。』一日，张方祝，似有人以界方击额，崩然甚痛。大惧，反卷，刘诘之，使隐其故而诡对之。刘笑曰：『主人额上得毋痛否？』使不能欺，以实告。无何，婿刘生来，请觐之。女固辞之。元请之坚。刘曰：『婿非他人，何拒之深？』女曰：『婿相见，必当有以赠之。渠望我奢，自度不能满其志，故适不欲见耳。』既固请之，乃许以十日见。及期，元入，隔帘揖之，少致存问。仪容隐约，不敢审谛。既退，数步之外，辄回眸注盼。但闻女言曰：『阿婿回首矣！』言已，大笑，烈烈如鸱鸣。元闻之，胫股皆软，摇摇然如丧魂魄。既出，坐移时，始稍定。乃曰：『适闻笔声，如听霹雳，竟不觉身为己有。』少顷，婢以女命，赠元二十金。元受之，谓婢曰：『圣仙日与丈人居，宁不知我素性挥霍，不惯使小钱耶？』女闻之曰：『我固知其然。囊底适罄，向结伴至汴梁，其城为河伯占据，库藏皆没水中，入水各得些须，何能饱无饘之求？且我纵能厚馈，彼福薄亦不能任。』女凡事先知，遇有疑难与议，无不剖。一日，并坐，忽仰天大惊曰：『大劫将

至，为之奈何！刘惊问家口，曰：『余悉无恙，独二公子可虑。此处不久将为战场，君当求差远去，庶免于难。』刘从之，乞于上官，得解饷云贵间。道里辽远，闻者吊之，而女独贺。无何，姜瓖叛，汾州没为贼窟。刘仲子自山东来，适遭其变，遂被其害。城陷，官僚皆罹于难，惟刘以公出得免。盗平，刘始归。寻以大案挂误，贫至饔飧不给，而当道者又多所需索，因而窘忧欲死。女曰：『勿忧，床下三千金，可资用度。』刘大喜，问：『窃之何处？』曰：『天下无主之物，取之不尽，何庸窃乎。』刘借谋得脱归，女从之。后数年忽去，纸裹数事留赠，中有丧家挂门之小幡，长二寸许，群以为不详。刘寻卒。

【译文】

莱芜县的刘洞九，在汾州做州官。他一个人坐在官署里，听见亭外笑语声声，越来越近。进了屋子，原来是四个女子：一个四十来岁，一个约有三十来岁，一个二十四五左右，最后是个垂髫少女。她们并肩站在桌子前面，笑盈盈地看着他。刘洞九原先就知道官署里狐狸很多，所以没有理睬她们。过了一会儿，垂髫少女拿出一条红巾，顽皮地抛到他的脸上。他伸手抓起来，扔到窗台上，仍然不理睬她们。四个女子微微一笑就走了。

一天，那个年岁最大的女子来了，对他说：『我家妹妹和你有缘，希望你不要嫌弃她。』他随便应了一声。那个女子就走了。不一会儿，她和一个丫鬟拥簇着垂髫少女来了，叫她和刘洞九并肩坐在一起，说：『一对好夫妻，今夜洞房拜花烛。你要尽力服侍刘郎，我走了。』

刘洞九仔细一看，容光艳丽，没有比她更美的了，就和她亲昵相处。询问她的来龙去脉。少女说：『我固然不是人类，但却实实在在是个人。我是前任州官的女儿，被狐狸迷惑，突然死亡，葬在花园里。狐狸们用法术把我救活，我就飘飘然的像个狐狸了。』刘洞九因而伸手摸摸她的尾巴根子。她明白他的意思，就笑着说：『你是不是认为狐狸有尾巴呢？』就转过身子说：『请你试着摸摸。』从此以后就留下不走了。行走坐卧，常和小丫鬟在一起。家人都以夫人的礼节尊敬她。丫鬟仆妇来参拜她，都有丰厚的赏赐。

时逢刘洞九寿辰，宾客很多，要摆三十多桌酒席，需要很多厨师；事先已经发出传票，只到了一两个人。刘洞九不胜恼恨。少女知道了，就说：『不用担忧。厨师既然不够用，不如把来的也打发回去算了。我固然缺少这方面的才能，但是三十桌酒席也不难办。』刘洞九很高兴，叫人把鱼、肉、姜、椒，统统搬进后衙。家人只听菜刀在菜板上的切菜声，得得地响个不停。

门里摆了一张矮桌，端菜的人把盘子放在矮桌上；转眼一看，做好的肉菜已经装满所有的盘子。端出去又回来，十几个人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，端也端不完。最后，端菜的人来取汤饼。她在门里说：『主人没有预先告诉我，顷刻之间，怎能办到呢？』想了一会儿说：『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向别人求借了。』又过了不一会儿，就招呼端菜的人快来取汤饼。端菜的人前来一看，三十多碗汤饼，热气腾腾的放在矮桌上。

客人散了以后，她就对刘洞九说：『你赶快拿钱，派人去偿还某家的汤饼钱。』刘洞九就派人拿钱去偿还。那一家丢了汤饼，一家人正在惊异；刘洞九的差人把钱送到了，才解除了疑惑。

一天，刘洞九晚上喝酒，偶然想喝山东老家酿造的酒。她请求到山东给他取来。说完就出门走了，不一会儿就返回来说：『门外有一坛子酒，可以供你喝几天了。』刘洞九出去一看，果然得到一坛子好酒，真是家里酿造的『翁头春』。

过了几天，夫人打发两个仆人到汾州办事情。路上，一个仆人说：『听说狐夫人犒赏很优厚，这次得到赏钱，可以买一件皮袄。』少女在官署里已经知道了，就对刘洞九说：『家里的来人快到了。可恨粗野的奴才没有礼貌，我一定要报复他。』

第二天，仆人刚进城，脑袋就疼得要命，到了官署，抱着脑袋呼号。大家打算给他请医吃药。刘洞九笑着说：『不需要治疗，到时候自然就好了。』大家怀疑他得罪了夫人。仆人自己想：刚刚来到这里，行装还没有放下，什么因由得罪了夫人呢？无话可说，就跪在地上，用膝盖爬着向她哀告。她在门帘里说：『你叫我夫人，也就罢了，为什么加个狐呢？』仆人这才明白，不停地给她磕头。她又说：『既然想要得到皮袄，又怎能没有礼貌呢？』过了一会儿才说：『你的病好了。』刚说完，仆人的头痛好像一下子消失了。仆人向她磕头拜谢，刚想退出去，忽然从帘子里扔出一个包裹，说：『这是一身羊羔皮袄的赏钱，你可以拿去。』仆人解开包裹一看，得到了五吊钱。刘洞九向仆人打听家里的消息，仆人说全都安然无事，只是夜里丢了一坛子酒。计算丢酒的时间，就是她取来『翁头春』的那天晚上。大家都畏惧她是神仙，所以称她『圣仙』。刘洞九给她画了一幅肖像。

当时张道一担任提学使，听说这件神奇的消息，就以老乡的交情，到刘洞九家里，想要请求见她一面。她拒绝会见。刘洞九给张道一看看她的肖像，张道一硬给抢去带走了。到家挂在座位的右侧，早晚都向她祈祷说：『以你的丽质，嫁给谁不可以呢？你却寄身一个鬓发披垂的老家伙！下官决不比刘洞九丑陋，为什么不对我惠顾一次呢？』

她在官署里忽然对刘洞九说：『张道一很没有礼貌，应该给他一点惩罚。』一天，张道一正在祈祷，好像有人用界方在他额

头上狠狠敲了一下，砰的一声，敲得很疼。张道一吓坏了，赶紧把画像卷起来就送回来了，刘洞九立刻追问他天天参拜画像的情况，他隐瞒真像，说了一通假话。刘洞九笑着说：『主人的额头上是不是还疼呢？』张道一再也无法骗人，就把实情告诉了刘洞九。

过了不久，刘洞九的女婿元生来看望岳父，请求进见她。她坚决推辞，不肯接见。元生请求得很坚决。刘洞九说：『女婿不是外人，为什么坚决拒绝呢？』她说：『和女婿见面，必然应该送他一些钱。他对我有很大的奢望，我自己度量不能满足他的心愿，所以不想会见他。』在这以后，元生一再请求，她才答应十天以后再见。

到了约定的日期，元生进了后堂，隔着帘子作揖，向她问了几句寒暖。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她的仪容，但却不敢细看。退下去以后，往外走了几步，就回头眼盯盯地瞅着她。只听她在帘子后边说：『女婿回头了！』说完就哈哈大笑，猛烈的声音，像猫头鹰的号叫。元生听到笑声，大腿小腿全都瘫软了，心神摇荡，好像丧失了魂魄。出来以后，坐了一会儿，才稍微镇静下来。就说：『刚才听到笑声，如同霹雳贯耳，竟然不觉得身体是自己的了。』

过了一会儿，使女奉夫人之命，赠给他二十金。元生接到手里，对使女说：『圣仙天天和丈人住在一起，难道不知我本性善于挥霍，不习惯使小钱吗？』她听到以后说：『我本来知道他会这个样子。但是我的钱袋子恰好空虚了；前几天结伴到了汴梁，汴梁城被大水淹没了，库里的金银全都淹没在水里，我们跳进水里摸取，才各各摸到一点，怎能填饱贪得无厌的要求呢？而且，即使我能给他很多金钱，他福分浅薄，也承受不了。』

她对所有的事情都能未卜先知；刘洞九遇到疑难问题，和她商量，她没有不能剖明是非的。一天，两口子坐在一起，她忽然仰望天空，大惊失色地说：『大难快要来了，拿它怎么办！』刘洞九惊讶地询问家眷情况。她说：『别人都没有灾殃，唯独二公子令人担忧。这个地方不久将要变成战场，你应该谋求一个差事，远远离开这里，才能幸免于难。』刘洞九听从她的劝告，向上级官员提出请求，得到一个差事，往云南和贵州押解饷银。因为路途遥远，听到的人都很怜悯刘洞九，只有她一个向丈夫庆贺。

不久，姜瓖向李自成投诚，汾州变成李自成屯兵的地方。刘洞九的二儿子从山东来，正好赶上战乱，就被杀害了。城池陷落以后，官员都遭到大灾大难，只有刘洞九因为公出，才得以幸免。姜瓖被镇压下去以后，刘洞九才回来。过了不久，刘洞九